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到三年级，我从门前的外拐民校移到金洲小学读书，要走三四里路。那时我才8岁，力气小，要是刮风下雨，连伞都撑不住，回家往往一身泥。我妈说，午饭到外婆家吃吧。外婆家离学校近，我去了，外婆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，吃了吗？我看那拒人的架势，只好说吃了，然后饿肚子去上学。外婆也不再问，尽管忙自己的事，两次后打死我也不去了。

外婆是从粗粝日子走过来的，这养成了她同样粗粝的心性。她虽姓查，但自从嫁到老王家，就成了王家利益坚定的捍卫者，这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外人。我跟表弟争嘴说，只有千年的宗家，没有千年的亲家。那是我二伯说的。小舅把我拉到一边说，在我眼里，你们都是我的下人，一般对待。

外婆的做法我一直记得。那不能怪她，她受的苦比江水还多，可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渴望得到基本的呵护。金洲是杂姓相居，但有大小之分，大户人家的孩子往往受宠一些，而我家是独姓，父母管教严，动不动就打，如今又遇到外婆这样的事，那

我其实不喜欢郁金香，一朵花，单薄而且虚弱，盛开的时候，却像是将要败落，颜色倒是鲜艳，却又太艳了，让人感觉像是假的。可是，当街边那一株榆树下开满了艳黄、大红的郁金香时，我还是一下子想起了从前那张被婶婶烧掉的油纸画。

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树林，树木高大，树下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欲张还闭，一条小路，曲曲折折不知道要通往哪里。并没有阳光，没有什么人从那小路上走。这样一张画，在一个下午，和其他揉皱了的油纸画被婶婶攥在了一起，她把它们带到门前的椿树下，一把火烧了精光。火焰跳跃着，一股难闻的味道从火堆上四处散开。

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她烧掉那些画的原因，但是我记住了那树下开满的繁盛花朵。在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它们就叫郁金香。再一个很久以后，我才在西安的一个公园里看见了它们即将残落的真颜。

那已经是春天的尾声了，园中

楹联是极可爱的文体，能让人喃喃吟咏或高声朗诵的尤其好。譬如我生活的杭州，以风光旖旎闻名天下，千百年来，除了湖光山色的晴好雨奇外，那画龙点睛般点缀其间的上千副绝妙楹联，让游人对西湖环水抱山的面面有情刻骨铭心。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；白铁无辜铸佞臣”“正邪自古同冰炭；毁誉于今判伪真”……直到今日，仍时时使我忆起当年慷慨诵之的少年情怀。

楹联，俗称“对子”，从民间的“春联”发展到一种完备的文学艺术形式，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时光锤炼。作为汉民族独具特色的一种传统美文形式，楹联可以写景，可以抒情，也可以怀人。我喜欢楹联是因为它用字每有出人意料之处，很显现汉语的丰富性甚至神秘性，而且讲究对仗工整，平仄相对，有一种字面上的对称美、声调上的韵律美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读起来意味深长。哪怕是再平常的话，对到一起也会倏地生出火花，鲜亮起来，真是神奇。

虽说前人佳作仍在为西湖增辉，但懂楹联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

金色母鸡

让我绝望，觉得自己是一棵寒风中的小草。

但想法终是会改变的。

1981年暑假，我从大学回来，姪好算一个人物了。看过外婆，我又顺便看了大舅、舅妈。大舅觉得长脸，眼睛冒光，看我像看新添的收音机。午间，舅妈端出一海碗老鸡汤，笑吟吟地说，大外甥，舅妈家穷，没好吃的，将就着吃点吧。大舅只喝汤，督促我吃鸡腿，那种坚定让我不得不吃。因为是几年的老鸡，烧煮匆忙，没有烂透，看我撕扯费力，大舅破口大骂，指责舅妈说，你成心不给我大外甥吃呀，什么心思？舅妈气得往地上一赖，骂，姪子呀，是你的外甥，不是我的外甥吗？

1980年代，农家一只老母鸡是什么概念？是吃饭的盐，点灯的油，是孩子的铅笔，家里的肥皂。我没有忘

记那只金色的老母鸡，此后回家，每次都去看望大舅、舅妈。

大舅去世又三年，舅妈去世。那天晚上，我听到消息，默默地看着窗外灯火明灭，忽然想起了20多年前的那件事，实在伤心得不行，就彻夜写了一篇文章，其中说：“成年以后，我的眼前常出现幻觉，梦想着有一天拥有很多的钱，将我含辛茹苦的上辈赡养起来，如城里老人一样，打拳，跳舞，含饴弄孙，每天绽开灿烂的笑。如今，他们都已七零八落，我的幻想也遥遥无期了。因此，在这个荒凉的夜晚，我只好以一只破笔来抒发自己的心情，愿舅妈在天之灵饶恕我的罪过，今世的苦难能换得来世的快乐。”

我说“饶恕”，其实是想说，大舅和舅妈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希望，激励我要慈悲地对待亲人，并延及众生。但以经济实力论，我当时完全可以待舅妈更好一些。我没有做到，是所谓君子顾本的想法，那让我看起来十分伪善。我就是在这矛盾中兜了多年的圈子，它让我欣喜让我忧，让我通达又一直纠结。

西望，生怕弄脏了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一次这样，两次这样，可到了第三次，就再没有这么多讲究了，或是不想，或是遗忘，对待它的态度，仿佛它从来没有新过。

又好像一个迟暮的美人，从前的荣光已经不再，没有人再捧着，护着你，这迟暮的时光，由你自生自灭去吧。可是你还要笑，这笑里强颜几分，真心几分，你自己恐怕也不能分得清楚，没有人同行，可是还有剩下的时光要走啊。

有感慨的总是我，也许花们不这么想。一个春天过去，还有另一个春天到来，一朵花落了，还有另一朵要开。只是来年，花开花谢，看花的是你，还是他呢？

唉，这哪里是惜花爱花，分明是借着花落伤一回年华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再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就像那一年的春日，桃花和人面互相映衬，美好的心事都在春风中，到如今春风中只剩下从前的花朵。

肠、绞尽脑汁，撰了“舟中卷幔花为壁；水上开樽月满楼”“有客凭栏，满目云天多少事；几人打桨，一河烟雨古今情”等六副楹联；紧接着又为杭州黄龙吐翠景区撰了“春来如梦，秋来如醉；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”的牌坊联，均获选用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。

我的一些师友告诉我，楹联向被称为炎黄子孙名片，我的理解是，楹联是在严格的限制中做出“无限”意义的，正如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。记得很多年前，每逢春节，我总喜欢拿个本子到处转悠，看到人家门上的春联好，就抄记下来。有次在一户人家用以养猪的茅屋门上，看到贴着“闻鸡起舞”的斗方，我想象着那些脑满肠肥的猪，每天清早闻鸡即起，颤巍巍满猪圈操练不已的场景，不觉十分快活。可惜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家张贴的多为印刷好的春联，千篇一律，很是无趣。也有让人高兴的，近几年来，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的高考恢复了对楹联知识的考查，因为这毕竟是中国语言的一道好风景。

惜花记

的洋槐花繁盛，樱桃微红，可是那些树下的郁金香一片凋零，偶尔还有几颗小花，还有几朵没有在最繁华的时刻绽放，但是仍有很多人在花丛中拍照，微笑。有一些花瓣已经完全凋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。路边绿丛中白牡丹若隐若现，它的花期也已过去，若隐若现的也是叶底下未得适宜风凉水便的骨朵。

没有人再去照管它们了，任由人们在花丛中穿来穿去，任由人们采摘那为数不多的花朵。是的，花期已经过去，剩余的那些，随便人们怎么处置吧。

就像一件新衣服，初穿的时候，左珍右爱的，坐在椅子上要先擦一擦椅子，趴上桌子前要先抹一抹桌子，和人一起出门，总要先观后看，东张

一道语言风景

实。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很多大学生，甚至都不会读那些没有句读的楹联，一些教中文、语言方面的年轻教授、副教授更是连平仄都不懂。在这个流行文字快餐的时代，我也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参与到楹联创作中去，只是因为前两年的某一天，见有报道说近年来随着西湖新景点的不断开发，很多亭台楼阁都需要楹联的点缀，但征集来的楹联佳作却不多，而偌大杭城，能创作高水平楹联的作者屈指可数云云，读后不觉心动。我闲暇时喜欢写点旧诗词，对楹联也就不至于太无知，心想既然楹联创作后继乏人，那我何不一试？

其时杭州一个区的旅游部门，正在京杭大运河上打造一艘用作餐饮的仿古画舫，高达三层，雕梁画栋，需要不少楹联。浙江省楹联研究会的王翼奇先生，受邀承担这一文化工程，蒙其关照，我搜索枯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同侪情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